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起凤馆刊《西厢记》：早期戏曲语言艺术品评的典范

杨绪容

摘要：明万历三十八年冬起凤馆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号称“得二先生家藏遗草”，伪托李贽、王世贞批评。其实书中大半批语都是有来历的，其中包含徐士范本和容与堂本。起本在针对具体词句的艺术品鉴中，提炼并阐释了形象、意象、雄豪、情态、虚实、余味、蕴藉、自然、画工、化工、神韵、境界等艺术品格的概念和内涵，其中尤以“意境”批评最为突出，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较高的理论价值。起凤馆本评点家为《西厢记》评点乃至明清戏曲评点贡献了一个艺术品评的典范。

关键词：《西厢记》；起凤馆本；二先生家藏遗草；艺术品评；意境

起凤馆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简称“起凤馆本”或“起本”）二卷二十出，卷各十出，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等。^①其卷首《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题“庚戌冬月起凤馆主人叙”，并钤有“曹以杜印”，知刻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冬。该《序》又云：“顷余挟篋吴楚，问谒掌故，得二先生家藏遗草，归以付之杀青，为自叹王、关功臣。”说明曹以杜即起凤馆主人，亦即该书的刊刻评点家。起凤馆本上卷首依次为《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新校北西厢记考》《凡例》《莺莺遗照》《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上卷目录》，下卷首有《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下卷目录》，末附《释义》（含各出《字音》）、《会真记》、《莺莺遗照》。《莺莺遗照》署“汪耕于田父仿唐六如之作”，六如即唐寅（1470—1523），汪

耕应是万历间徽州版画名家。其书伪托“李（贽）王（世贞）二先生”评点，其实大部分批语都有来历，也包含一定数量的自撰批语。就内容和成就而论，起凤馆本是《西厢记》乃至中国早期戏曲评点本中语言艺术品评的典范，尤以“意境”批评最为突出。

一、“二先生家藏遗草”之真伪

起凤馆本仅有眉批，号称“得（李王）二先生家藏遗草”，实则为书商射利之手段。书中大半批

^① 本文所引起凤馆本《西厢记》正文和批语皆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冬起凤馆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本。有特别说明的除外。

语都是有来历的,其来源主要包含徐士范本和容与堂本(简称“容本”)等。其批语逐条标榜“李曰”或“王曰”,不过随意为之,并无实际意义。

起凤馆本中所谓“李曰”“王曰”的批语,虽不是直接出自“李”“王”之手,但也并非与李贽、王世贞毫无关系。起凤馆本中有些标“王曰”或者并无署名的批语本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如起本第十一出【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眉批:“王曰:‘嫩绿’‘睡鸭’‘淡黄’‘栖鸦’‘蹴损牡丹’‘抓住茶蘼架’,字有色有韵,半疑浓妆,半疑淡扫,华丽中自然大雅。予故称《西厢》北曲压卷。”徐士范本、熊龙峰本、继志斋本、三槐堂本眉批:“骈俪中景语。‘淡黄杨柳带栖鸦’,贺方回词。此演出四句,可谓青出于蓝,无妨并美。”王世贞《艺苑卮言》作:“骈俪中景语。”起凤馆本未沿用“骈俪中景语”一句,转而从《艺苑卮言》中另引“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①一句,改为“予故称《西厢》北曲压卷”。这表明起凤馆本批语与《艺苑卮言》有一定关联,甚至还模拟了王世贞本人的第一人称口吻。王世贞《艺苑卮言》极力赞赏《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将之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起凤馆评点本则承袭并扩充了王世贞《艺苑卮言》艺术赏析的内容。

然而,起本所引王世贞批语也不一定是直接出自《艺苑卮言》。起凤馆本卷首《凡例》有云:“凤洲王先生批评:先生扬挖风雅,声金振玉,《艺苑卮言》中点缀《西厢》百一,未张全锦。兹得之王氏家草。”其话中承认所引“凤洲王先生批评”与《艺苑卮言》有关,却又否认有直接关系,而申明得之“王氏家草”。此说甚值得注意。起凤馆主人在卷首的《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中说:

自来《西厢》富于才情见豪,一得二公评后,更令千古色飞。浮屠顶上,助之风铃一角,响不其远与!朝品评、夕播传,鸡林购求,千金不得,慕者遗憾。顷余挟篋吴楚,问谒掌故,得二先生家藏遗草,归以付之杀青,为自叹王、关功臣。^②

其中所言“二先生家藏遗草”即使出于伪托,所

指应是伪托的李王《西厢记》评点本,而非《藏书》《艺苑卮言》等书。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继志斋本卷首《重校北西厢记总评》也录有《艺苑卮言》中“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一整段文字,且之前的徐士范本等也已把这段王世贞批语零碎辑入其眉批中。如起本第二出【哨遍】“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上温存,眼皮儿上供养”,眉批:“王曰:骈俪中情语。横睨六朝以上,把《洛妃》《高唐》并吞出。”徐士范本眉批:“骈俪中情语。”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作“骈俪中情语”^③。该例起本批语与王世贞《艺苑卮言》、徐士范本眉批都相同,何为其直接渊源呢?起本第四出【折桂令】“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眉批:“王曰:一片浑语,卖弄出许多骈俪。如华桂飞绡而杂纤罗。”徐士范本眉批:“骈俪中浑语。”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作“骈俪中情语”^④。该例起本批语中的“浑语”二字与王世贞《艺苑卮言》有异,却与徐士范本眉批相同。这说明该例起本批语直接转引自徐士范本。^⑤据此事实说来,徐士范本更符合起凤馆主人所伪托的王世贞“家草”。

起凤馆本批语中还有少量标署“李曰”的批语出于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批评”。如起本第七出【得胜令】“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赤邓邓点着袄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刺刺将比目鱼分

① 王世贞《艺苑卮言》原文作:“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一集,第513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

② [明]曹以杜:《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起凤馆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卷首,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

③④ 王世贞《艺苑卮言》原文作:“骈俪中浑语。”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一集,第513、513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

⑤ 本文所引徐士范本批语亦多见于明万历七年(1579)少山堂刊谢世吉订《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简称“少山堂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熊龙峰刊余泸东订《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简称“熊龙峰本”)、继志斋本等。从各本批语异文来看,起凤馆本批语总体上最接近于徐士范本。

破;急穰穰因何,圪搭地把双眉锁纳合。”眉批:“李曰:一部《西厢》,往往逗漏出重重叠叠。字面见短处,政(正)见长处。观者自不厌,惟恐终场。譬入贾胡航上,珍宝堆落,不嫌其为浑杂。”容本卷末尾批:“尝读短文字,却厌其多。一读《西厢》曲,反反复复,重重叠叠,又嫌其少。何也?何也?”起本第十三出【寄生草】“乍时相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些儿得见教人爱”,眉批:“王曰:‘教人害’‘教人怪’‘教人爱’,三句三转,足入三昧。”容本眉批:“‘教人害’‘教人怪’‘教人爱’,三语酷尽形容。”上两例起本批语与容本有明显关联,而又有超越容本之处,如“三句三转,足入三昧”,揭示出文意转折之神韵,比容本“酷尽形容”一句更深刻精到。据此说来,容与堂本也符合起凤馆主人所伪托的李贽“家草”。就全书来看,起本从容本摘取的批语总数不过数条,且在语意上进行了修改。这里还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起凤馆本的正文以容与堂本为底本,何以其批语受容与堂本的影响并不大?这或许只能从起本刊刻评点家的主观选择来解释。

二、戏曲语言艺术品评的典范与“意境”理论的开拓

如前所述,起凤馆本中出自前人的批语大多经过修改,增加了不少创新的内容,其语言更为精炼,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而那些新增批语的独立价值更不容忽视。故本文将起本批语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只尽量避免与前人相同的内容。

艺术品评是起凤馆本评点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传统诗文品评的代表作,如唐代司空图《诗品》探讨诗歌中“雄浑、冲淡、纤秣、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品^①,概括较为全面丰富。这些传统诗文品格被借用于明清小说戏曲批评,其内涵由写景抒情向写人叙事转移,其理论内涵也更为丰富。传统诗文品评侧重于通过对众多诗人诗作品第甲乙来揭示其思想艺术境界的高低,并把握其时代审美风尚;起本评点则通过对《西厢记》全书的品评,来揭示其

艺术风格的丰富多样性,把握其整体艺术魅力。起本是一部《西厢记》评点的精品,也是一部早期戏曲语言艺术品评的典范之作。

起凤馆本中赏析艺术品格的批语甚为密集。其论生动,如指出第六出【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疼”,“那一字不铮铮棱棱”?第十出【满庭芳】“你休要呆里撒奸”一曲眉批:“‘待去呵’‘待不去呵’,描写进退维谷,女中英雄弄丸解两家之难。何事其人生活语,令我喉中嘎啞?”探讨第十四出【醉春风】“我甘心儿死、死”,“一作‘为你死’,便不活泼了”。“铮铮棱棱”“生活语”“活泼”,都指语言的鲜活。论爽快,如指出第六出【三煞】“越显得文风盛,受用足珠围翠绕,结果了黄卷青灯”中“‘结果了’三字,足当屠门大嚼”。第十四出【紫花儿序】“老夫人猜那穷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娇妻,只小贱人做了牵头。俺小姐这些时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别样的都休,试把你裙带儿拴,纽门儿扣,比着你旧时肥瘦,出洛的精神,别样的风流。”眉批:“一句一字,一纽一折,快心爽骨。”论滑稽,如指出第十二出【斗鹌鹑】“‘热脸儿抢白’‘冷句儿厮侵’本是诨语,不是庄语;却自诨,却自庄,却自治”。指其滑稽而不失庄严与明艳。第十三出【么】“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搵香腮。”眉批:“骈俪中诨语。朗吟飞过洞庭湖,诨是龙,诨是鹤。”指其滑稽而能出神入化。论格调,如第八出【小桃红】“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宫,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眉批:“此是唐诗‘天为素娥孀怨苦,故教西北起浮云’翻案法也,略得‘思而不淫,怨而不怒’的意趣。”指其符合儒家中和之美。

起凤馆本评点家在赏析中提炼出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品格术语。其中有的艺术品格两两相反相对。如高古与浅俗。起凤馆本评点家称赞第

^① 参见[唐]司空图著,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十三出【端正好】“着一片志诚心盖抹了瞒天谎”“有笼罩千古的口气”，指其为千古绝唱。起本第十二出【收尾】“虽然是老夫人晓夜将门禁，好共歹须教你称心。来时节肯不肯怎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尽在您。”眉批：“甚浅，甚俗，却真，却俊。”指浅俗中含有真朴俊美。又如艳丽与淡雅。起本评点家认为《西厢记》整体上文笔艳丽，称之为“一部烟花本子”。起本第二出【石榴花】“大师一一问行藏，小生仔细诉衷肠，自来西洛是吾乡，宦游在四方，寄居咸阳。先人授礼部尚书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平生正直无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眉批：“单句中巧语。隋园剪刀下碎锦。”第四出【驻马听】“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眉批：“信口道出，自俳自偶。一片焰光扑人，好似烟花。烟花还有凋落，此却不凋落。”第四出【折桂令】“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眉批：“一片诨语，卖弄出许多骈俪。如华桂飞绡而杂纤罗。”第六出【耍孩儿】“俺那里落红满地胭脂冷”，眉批：“情语中富丽语。能令人艳，能令人消。”以上“碎锦”“焰光扑人”“烟花”“华桂飞绡杂纤罗”“富丽”，都是对《西厢记》绚丽文笔的称颂。起本评点家认为《西厢记》也有平淡文笔，而平淡中又有大雅。起本第二十出【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够好夫妻似水如鱼。得意也当时题柱，正酬了今生夫妇。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眉批云：“一部烟花本子，到此却觉淡，正尔不得不淡。”起本第十一出【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抓住茶藤架。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了凌波袜。”眉批云：“‘嫩绿、睡鸭、淡黄、栖鸦、蹴损牡丹、抓住茶藤架’，字有色有韵，半疑浓妆，半疑淡扫，华丽中自然大雅。予故称《西厢》‘北曲压卷’。”该评点家以王世贞口吻自叙因《西厢记》浓淡相宜而誉之为“北曲之冠”。再如豪放与纤巧。“雄豪”乃是起本评点家对第五出《惠明传书》的定评。【叨叨令】“浮沙羹、宽片粉添些杂糝，酸黄齏、烂豆腐休调淡，万余斤黑面从教暗，我将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是必休误了也么哥！休误了也么哥！包残余肉把青盐蘸。”眉批：“僧

家豪杰之状！舌底调来骠骑，灌阴尤在不屑。”【三】“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混一混厮琅琅振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①。”眉批：“雄豪，法藏中自有此教。乃其捭阖操纵，自是才子笔阵，势如楚霸王叱咤千人。”评点家因该出之“雄豪”而赞为“才子笔阵”，赋予其与明清小说戏曲“才子书”同等的地位。纤巧者，如称赞第九出【后庭花】“元来他染霜毫不勾思”中“‘不勾思’三字，细入冰蚕丝口”。总之，起凤馆本评点家对所举相反相对的文学品格都加以肯定，并不偏取一端。

也有的艺术品格两两相辅相成。如“形象”与“情态”。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外貌性格谓之“形象”。起本第一出【胜葫芦】“未语人前先腼腆”、【么】“啻啻莺声花外啾”两句眉批：“皆情意工。描空作有口，塑个出现的观音。”赞其刻画莺莺形貌之鲜活。精心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在气质称之为“意象”。如第九出【寄生草】“你将那偷香手，准备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字，藕丝儿缚定鸱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休为这翠帏锦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眉批：“淫荡中不忘箴规之意。字字眼目，色色神采。《滑稽传》无此象，柏梁体无此韵。”赞其刻画红娘意象的生动。如起本第十出【醉春风】“则见他钗簪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眉批：“大是娇淫丰度。本自《离骚》‘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变化而调成之者也。妙在意，不在象。”夸赞刻画莺莺“娇淫丰度”的神形合一，还特地提炼了“意象”概念。相较而言，容与堂本眉批在此仅笼统赞曰“画”，语义简单。起凤馆本评点家笔下的“形象”“意象”等概念，体现了对人物从外在形貌即“象”到内在精神即“意”的全面关注，而尤重其“意”，赋予其重要的创新意义。生动地描摹出人物言语动作状态则谓之“情态”。起本第二出【三煞】“你撇下半天风韵，我舍得万种思量”，眉批云：“一字一态，使人那得不爱？”赞其细腻地描绘出崔张之意态。在此还借李贽

① “撼”字原缺，此据容与堂本以及其他《西厢记》通行本补。

之口“自述”：“予少习本业，每屏去《西厢》不见。非不欲见，见便不忍释手。”这就暗示《西厢记》全书都富有“情态”。起凤馆在细节评点中也很关注“情态”。如第六出【醉春风】“受用些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眉批云：“‘受用足’三句，正这妮子哆口情态，词曲高处。”第七出【新水令】“恰才碧纱窗下画了双蛾，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污，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绣衾卧。”眉批云：“画出娇养娇态，便是杨贵妃睡醒海棠。”第九出【上马娇】“他若是见了这诗，看了这词，他敢颠倒费神思。[红云]他拽扎起面皮：‘查得谁的言语你将来，[红唱]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可敢嗤、嗤的扯做了纸条儿。”眉批云：“李曰：红娘料莺莺娇羞情状，犁然如契。”第十七出【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眉批云：“‘裙染’‘纽结’‘泪湿’‘眉颦’，本描消瘦情态，乃点妆出许多颜色，翻疑入锦绣丛中，了不尽的热闹。”上例分别对人物言语动作、个性心理、形貌气质的“情态”“态”“情状”一一加以揭示。起本评点家赞赏人物“形象”与“情态”时，又常与艺术造诣相联系。如起本第一出【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眉批云：“傲世的人，出世的语。”揭示出人物性格与语言风格的互衬。第五出【寄生草】“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眉批云：“眼前事，口头语，信笔连用‘儿’字，不妆不饰，使人自识为‘旖旎人’。岂真人旖旎也？旖旎在中山兔颖耳！”赞美语言艺术美对人物形象美的塑造，甚至视前者的价值超越于后者之上。

又如滋味与神韵。起本评点家特别推许《西厢记》语言富有“余味”，如赞赏第十二出【天净沙】一曲，“‘窃玉偷香上用心’‘又不曾得甚’，堪人咀嚼。‘自从海棠想到如今’，又把孙夫人词变换出余味，津津不了。”第二十出【沉醉东风】“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刚道个‘先生万福’”，眉批：“古诗云：‘胸中辟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此转添一语曰‘刚道

个先生万福’，湍尽头更着一波，舒舒婉婉，无余法，有余味。”指其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强调味外之旨又近于“神韵”。如起本评点家赞赏第一出【赚煞】“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一句“影在目前，神离世外”；第三出【秃厮儿】“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更堪心儿里埋没着聪明”中“‘埋没’句下字入神”。这两例说遗貌取神。起本第二出【粉蝶儿】“不能够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打当”，眉批：“字面玲珑珑，包藏许多机巧处。一部《西厢》，都从此根上抽出枝叶。”第十四出【满庭芳】“眼底风流意，寻思起就里，险化做望夫石”，眉批：“‘风流意’下接‘寻思’句，是寻思旧日风流，何等蕴藉！而今本多作‘空留意’者，何哉？”这两例说含蓄蕴藉。起本评点家赞赏第一出【赚煞】“‘日午当庭塔影圆’，直出浮屠顶上，独立横睨，飘飘天致”；第二出【尾声】“‘记不真娇模样’，不索之想外，亦不束之想中，转从九回肠抉出。慢慢的妙窍，入一解，深一解。李曰：‘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想渠想不了，人听之，亦想不了。”这两例说意内言外之致。以上义项相叠加，贴合了中国文学理论传统中狭义“神韵说”的基本内涵，并以其处处紧扣写人叙事而实现了一定的超越。

又如“意境”与“境界”。“意境”概念源自汉译佛经，成熟于唐代诗文评，其核心内涵是情景交融。^①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有意境”就是“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豁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②，其中明确把“述事”包含在内，是对传统明清戏曲“意境”理论的总结和创新。起本处于戏曲评点的早期阶段，其“意境”概念也能不脱离叙事，更偏重于“事境”。如第七出【离亭宴带歇拍煞】“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眉批：

① 皎然提出“诗情缘境发”，见[唐]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馱上人房论涅槃经义》，《全唐诗》第12册，卷八百十五，第92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童庆炳认为：“意境是人的生命力活跃所开辟的、寓含人生哲学意味的、情景交融的、具有张力的诗意空间。”见童庆炳：《“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38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梨花朵’‘樱桃颗’，寂寞的情，热闹的话。”揭示了情与景在意兴上的反衬。第十五出【新水令】“惨离情半林黄叶”，眉批：“景外观景，情外伤情。”揭示了情与景在意兴上的叠加。第三出【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一更之后，万籁无声，直至莺庭。若是回廊下没揣的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则问你那会少离多，有影无形。”眉批：“意中景，影中情。”揭示了情与景的虚实。这些义项都涉及传统文学理论中“意境说”的基本内涵，而又更偏重于探究情景交融在叙事过程中的呈现形式。起本评点家还提及“境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意境”和“境界”常常被等同混说。^①在起本评点中，“境界”与“意境”既密切相关又有所不同。起本第二十出【新水令】“‘玉鞭娇马’对起，是描写锦归境界。今或以‘一鞭驄马’自夸俊巧者，是弄巧而成拙也。”“锦归境界”当是“境界”之特例，指对一种特定生活境遇的烘托。此一“境界”，其内涵包含情景融合的“意境”以及表达这“意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起本评点家还指出，语言的“俊巧”对于塑造“境界”不仅无助反而有碍，这就涉及“境界”描写的真、朴等内涵。由此而言，起本评点为观照早期戏曲批评之“境界”与“意境”提供了一个较佳的特例。

又如“化工”“天工”与“自然”。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戏曲批评中提出了“化工”“画工”的概念，容与堂本又将其语意落实到《西厢记》特定章节与曲词的评点之中。起本中这些概念应直接出于容本，但又有所深入。首先，起本评点家认同《西厢记》已臻于“化工”之境，但并不排斥其中的“画工”之巧。如赞美第九出【元和令】“我是个散相思五瘟使”中“‘散相思’‘五瘟使’，单语中雕琢于法者乎？人巧极，天工错。”肯定“人巧”的极致就是更高一层的“化工”境界。赞第一出【上马娇】“宜嗔宜喜春风面”、【胜葫芦】“半晌却方言”两句，“此画史从羸坐中想来者”。第十出【斗鹌鹑】眉批：“‘不肯搜自己狂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点破莺莺肝窍。虽不如化工肖物，自是顾恺之、陆探微写生。”这两例都对“画工”之巧大加称赞。其次，对“化工”之“化”做出了具体阐释。起本评点中的“化工”“天工”与李贽评论《西厢记》的“化工”同义，此外还

强调了以俗为雅、化腐朽为神奇诸义。如第十出【小梁州】“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废寝忘餐。罗衣不奈五更寒，愁无限，寂寞泪阑干”，眉批：“一黍米炼成丹头，余皆灵光照映耳。”第十出【耍孩儿】眉批：“‘寄书的瞒着鱼雁’，句句折倒莺莺公案。‘小心肠儿转关’，又得宗门转语，乃为入妙。”第十一出【沉醉东风】“我则道槐影风摇暮鸦，元来是玉人帽侧乌纱。一个潜身在曲槛边，一个背立在湖山下，那里叙寒温，并不曾打话。”眉批：“恒语、口语，拈成巧语。”第十八出【么】“俺做经咒般持，符篆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贵似金资。这上面若签个押字，使个令史，差个勾使，则是一张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眉批：“俗语、谚语、经史语，裁为奇语，如天衣通身无缝。”这些批语都含有出神入化之意，而更侧重于“化”的功夫，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化工”的内涵。“天工”“化工”是指技法而言，如从艺术造诣而言就是“自然”“天然”。如起本评点家称赞第一出【寄生草】“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三句，“舌底吐五色纹，恍然天孙织成云锦，却不从机上来、梭上得”；第六出【上小楼】“‘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两句，“甚浅甚俚，却甚天然。更百良工，无所庸其雕琢。”将“化工”的“自然”“天然”与“画工”“良工”的“雕琢”相对应，其艺术技巧与造诣有高下之别。

要之，在明清早期戏曲评点中，偏重于艺术品评者，当以起凤馆本最为集中和绵密。起本在针对具体词句的艺术品鉴中，大多提炼并阐释了相关品格的概念，有的虽未提炼出品格明确的概念，也能精要地把握住相关品格的主要内

① 古代文艺理论家多把情景交融视为“意境”和“境界”的主要内涵。清初画家布颜图说：“情景者境界也。”见[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上册，第206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王国维曰：“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见王国维撰，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蒋寅说：“统观古人的用法，诗境—意境—境界其实就是同一个概念。”见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涵与特质。受早期文人戏曲评点的限制,起本评点家虽未对所涉艺术品格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的阐释,却为《西厢记》评点乃至中国早期戏曲评点贡献了一个艺术品评的精品和范例。

从广义而言,以上所举起本评点的艺术品格及其概念,其实都可以归入“意境”批评之中。现代文艺学视“意境”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本体论概念,其内涵比传统文论的解释更为广泛。蒋述卓总结“(意境)的性质只能是一种心象。这种心象,既是艺术家从客观物境那里获得的,又是经过艺术家心灵所陶铸的,其特征也便具有既虚而实、虚实结合的二重性”,“是形象性、情感性与美感无限性的高度统一”。又说:“与意境虚实结合特征紧密联系的就是景外景、象外象、味外味的问题。”^①童庆炳总结“意境”概念有六种说法:“情景交融”“诗画一体”“境生象外”“生气远出”“哲学意蕴”“对话交流”,并援引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相印证。^②蒋寅概括传统文论的“意境”内涵有“客观环境、特定的生活情境、作者心境、诗歌中的情感内容、立意取境”等诸端。^③这些文艺美学的“意境”概念及其内涵大致囊括了起本评点家所举之形象、意象、雄豪、情态、虚实、余味、蕴藉、自然、画工、化工、神韵、境界诸品格。故而在戏曲评点本中,起本不仅是戏曲艺术品评的典范,也是早期戏曲批评集中探究并着力建构“意境”理论的一个范例。在起本评点的字里行间,甚至还能感受到评点家汪洋恣肆的言语气度和酣畅淋漓的理论分析。

三、其他理论贡献

起凤馆评点本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理论成果。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王、关优劣论”

起本评点家沿袭了少山堂本和徐士范本的意见,认为王实甫《西厢记》止于第四本,第五本乃为关汉卿所续。^④其卷首起凤馆主人《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云:“胜国时,王实甫(甫)、关汉卿簸弄天孙五彩毫,为崔张传奇。”其卷首《新校北西厢记考》中讲述了一条王实甫、关汉卿的生平事迹:

考王实甫以词手著名元代,关汉卿同时,亦高才风流人。王尝以讥谑加之,关极意酬答,终不能胜。王忽坐逝,鼻垂双涕尺余,人皆叹骇,以为玉筋。关曰:“是噪耳!何玉筋为?盖凡六畜劳伤,鼻中流脓,则谓之噪也。”众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轻薄半世,死后方还得一筹。”观此,王先关卒,《西厢记》未成,故关续之。同时才人,成死后一功臣。^⑤

记叙了王、关争锋及王先关卒、关续王作等事。其事本于《辍耕录》,小说家言不足为凭,却在戏谑嬉笑中把关不如王的倾向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起凤馆本评点家承续少山堂本与徐士范本评点家的意见,亦明确反对“王优关劣”论,认为王、关皆优。^⑥起本第十八出【快活三】“冷

- ① 蒋述卓:《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 ② 童庆炳:《“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 ③ 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 ④ 谢世吉《新刻出像释义西厢记引》:“大抵《草桥惊梦》以前乃王氏之所著,以后由汉卿之所续而成也。”[明]谢世吉订:《新刻出像释义西厢记》卷首,明万历七年(1579)少山堂刻本。徐士范《崔氏春秋序》:“余阅《太和正音谱》,载《西厢记》撰自王实甫,然至‘邮亭梦’而止,其后则关汉卿为之补成者也。”[明]徐士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卷首,明万历八年(1580)刻本。
- ⑤ [明]曹以杜:《新校北西厢记考》,起凤馆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卷首,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
- ⑥ 少山堂本第十九出【斗鹌鹑】“卖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里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教你亲上做亲。又不曾执羔雁邀媒,献币帛问肯。恰洗了尘,便待要过门;枉腌了他金屋银屏,枉污了他锦衾绣褥”,少山堂本眉批云:“深好起发意,此关氏不亚于王氏也。”[明]谢世吉订:《新刻出像释义西厢记》卷首,明万历七年(1579)少山堂刻本。徐士范《崔氏春秋序》云:“昔人评‘王实甫如花间美人’,‘关汉卿如琼筵醉客’,今览之,信然!然语有之:‘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今元之词人无虚数百十,而二公为最;二公之填词无虑数十种,而此《记》为最。”[明]徐士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卷首,明万历八年(1580)刻本。

清清客舍儿”，眉批：“李曰：人言《西厢》后卷不及前卷。自是情尽才尽，何优劣论！”不仅明确反对“王优关劣”论，还剖析其原因是“情尽才尽”。此意本肇端于徐士范本评点。起凤馆本增加了对第五本的肯定性批语。如起本第十七出标题下眉批云：“王曰：人传王实夫至‘邮亭梦’而止，又云‘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汉卿所补【商调】、【集贤宾】、【挂金索】，俊语殊不减前。王固此曲大宗，关亦不北曲衰宗。”认为关不亚于王，第五本也不亚于前四本。又第十九出【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来其实怎忍。[恒云]你再嗑一声我听。[红云]这般颓嘴脸，[唱]则好偷韩寿下风头香，傅何郎左壁厢粉。”眉批：“王曰：关汉卿自有《城南柳》《绯衣梦》《窦娥冤》等杂剧，声调绝与郑恒问答语类，亦剩技也。使王实夫不死，恐到此只亦不酸不醋的话。”指出《西厢记》第五本与关汉卿名下杂剧风格相符，显系同出一手。“剩技”云云，则认可关不如王；但又发挥“情尽才尽”说，而为关开脱，认为假使王实甫不死，他亲手来写第五本，也不会比关更好。总之，起本在肯定第五本的前提下，而又潜怀关略逊王之见。这种看法在明清《西厢记》评点本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独特的文学史观

起本评点家还在艺术品评中寄寓了特殊的文学批评观与文学史观。如对《西厢记》的拟诗批评。如起本第一出【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则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岛，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弩箭乍离弦”，眉批云：“李曰：是词曲中大地史。半入魏武《东临碣石篇》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语致。”将《西厢记》与建安风骨相比拟。又评价第五出【混江龙】“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自当卢骆艳歌、温韦丽调”。第十四出【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眉批云：“‘碧云’‘黄花’‘西风’‘北雁’，声声色色之间，离离合合之情，便

是一篇赋。纵着《离骚》卷中不得，亦自《阳关曲》以上。”赞美第十八出【二煞】“昨宵爱春风桃李花开夜，今日愁秋雨梧桐叶落时”二句，“不入唐律，也应入六朝”。从中可见，起本评点家最为推崇的前代诗歌有《离骚》、建安诗歌、盛唐诗歌，其次是“初唐四杰”、中晚唐诗歌和六朝诗歌。还有对《西厢记》的拟赋批评。起本第二出【哨遍】“听说罢心怀悒悒，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说：‘夫人节操凜冰霜，不招呼，谁敢辄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儿里畏惧老母亲威严，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望。待扬下教人怎扬？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若今生难得有情人，则除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上温存，眼皮儿上供养。”眉批：“骈俪中情语。横睨六朝以上，把《洛妃》《高唐》并吞出。”又赞美第十四出【锦上花】“害不了的愁怀，却才觉些；掉不下的思量，如今又也”四句，“虽晋语无此品”。这些批语认为，赋体文学总推魏晋六朝为佳，曹植《洛神赋》、宋玉《高唐赋》更是精品。起本评点家把《西厢记》与诗文经典相比拟，显然有提升其文学价值的意图，也是其艺术品评的扩展与升华。

综而言之，起本评点反映出如下文学观念：一是在总体上最为欣赏《离骚》、建安文学；二是认为唐代律诗艺术高于魏晋六朝文学；三是认为辞赋以魏晋六朝为佳，楚辞汉赋又在魏晋六朝之上；四是《西厢记》作为戏曲越被推举超过某些诗文经典，越显示其文学地位有所不足。从这最后一点来看，起本评点家并未如同时的思想家、文艺批评家李卓吾那样，赞赏《西厢记》可与“《诗》《骚》《语》《孟》”争光，其文学史观的进步意义尚然有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戏曲评点整理与研究”（18ZDA2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绪容，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国文学批评史。